

唯有蔷薇 不忧伤

蒹葭苍苍 著

LIKE A FLOWER
NEVER FADED AWAY

那些发生在青春年少的事，
已变成了你的秘密、我的伤疤。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唯有蔷薇 不忧伤

蒹葭苍苍 著

LIKE A FLOWER
NEVER FADED AWAY

那些发生在青春年少的事，
已变成了你的秘密、我的伤疤。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有蔷薇不忧伤 / 蒹葭苍苍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438-6500-6

I. ①唯… II. ①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0878号

出版发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240千字

印张：8.5

出版时间：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出版人：李建国

责任编辑：胡如虹

特约编辑：李晶晶

装帧设计：熊琼工作室

ISBN 978-7-5438-6500-6

定价：22.00元

联系电话：010-64426679

邮购热线：010-64424575

传真：010-644273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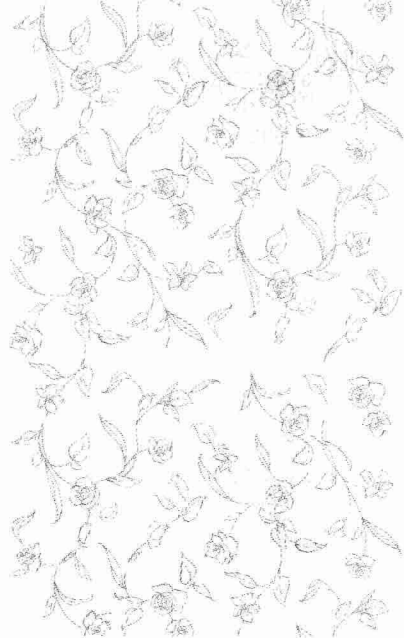
公司网址：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tougao_qc@yongsibook.net

唯有  sadness
蔷薇不忧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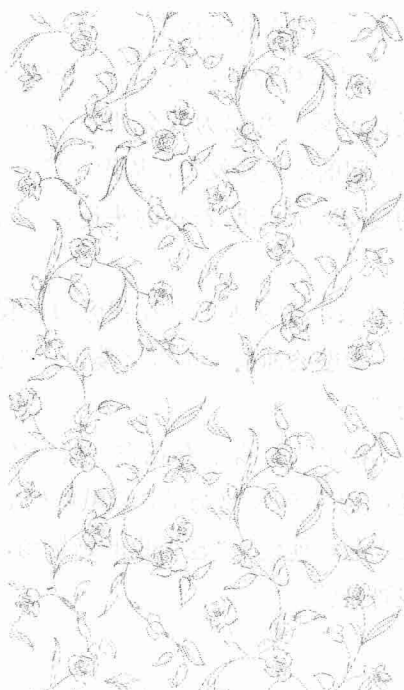
目 Contents 录

	Part One	两小无猜 001
023	Part Two	如影随形
	Part Three	爱情有很多种可能 053
071	Part Four	忘记时间忘记她
	Part Five	神秘力量 093
111	Part Six	像不曾到来一样离去
	Part Seven	一直陪着你 137
153	Part Eight	沐火的天鹅精灵
	Part Nine	姜饼魔法师 173
197	Part Ten	一夜崩塌的世界
	Part Eleven	一出恶俗的肥皂剧 213
235	Part Twelve	假装我已忘了 TA



Part One

两小无猜





一个清泉般的声音唤醒了我，他问我：“你是谁？”

睁开眼，眼前是一个男孩。莹润的眼，浓浓的眉，脸上荡漾着一股英气，他真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子。

我费力地使自己看起来精神些，从容些。我刚从晕车的沉睡中醒来，在最难受的时候，我以为我会死。然而并没有，此刻，我坐在一个陌生房间的陌生沙发上，周围一群陌生人。

一个头发花白的婆婆，正抚摩着我的头说：“蓝蓝，我是奶奶。”

我下意识地寻找母亲，发现她正坐在我旁边，我抓住她的手。她拉过我，站到一个婆婆面前，指着婆婆说：“蓝蓝，这是姜奶奶，快喊姜奶奶。”

这个被叫做姜奶奶的老人，身上有花香、糖香还有面粉香，很奇特的味道。她说：“不要喊姜奶奶了，就喊奶奶吧。”

清泉般的声音又响起，他说：“她是我的奶奶哟，那么这样一来，你不是该喊我哥哥？”

奶奶笑笑，说：“小姜还真懂事哟，喏，这是蓝蓝，以后就是你的妹妹啦。”原来，他叫小姜。

他点头：“噢，我有妹妹了！我还有一个哥哥！我的哥哥叫大姜！”

他看着我，忽然咧嘴一笑，说：“你很好看，比林巧巧还好看，我很喜欢，将来长大了，我娶你做老婆吧。奶奶说，娶老婆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吃盒子里的奶糖了，呵呵呵。”

大人们都笑了。

我居然也笑了。

四下张望，这是一间宽敞的客厅，盛满金色的夕阳，木头铺的天花板上，结着一个厚厚的燕巢，几只小燕子伸出脑袋，唧唧喳喳。

母亲说送我来这里过夏天，过完夏天，就带我回去上学。到了秋天，我就7岁了，该上小学了。这是从家里出发前就商量好的事，到了这里，她又一次问我，好不好？

这有什么不好，除了坐车太久，晕车难受，其他都好。

于是我点头。

母亲笑了，她笑的时候，眼里涌起泪水。不过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我的母亲，自我记事起，就常常流泪。

这是一条古旧的长街，街道两旁错落长着高大的槐树，槐花的时节刚过，空气里还残留隐隐花香。对面有一家百货公司，母亲朝那里走去，回来时，她手里拿着一个米老鼠的饮水壶。这样漂亮的饮水壶，邻居家小姐姐有一个，我一直很羡慕，朝思暮想都想要一个，喏，现在我也有了。原来朝思暮想的东西，得来是如此的不经意。母亲把水壶挂在我的脖子上。说：“那你

要听奶奶的话，妈妈回去了，开学的时候就来接你。”

我抱着水壶，站在夕阳渐渐退去的街口，坦然和她说再见，怀着对新生活的期待，没心没肺，不识离别愁滋味。因为，我不曾经历离别。我天真幼稚地以为，那些从我出生时就围绕在我身边的人，直到我死去，他们都不会离开我。

一个鼻音混浊的声音，从半空中冲出，用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调说：“被亲娘丢了，半声也不吭，真是没良心的狼崽子！”

奶奶不理睬那个声音，只是拉着我的手说：“蓝蓝，我们回去，过了夏天你妈妈就来接你。”

我却停住，循声望去，是一个穿暗红色衣服的婆婆，眉目似乎是慈祥的，却无端让人觉得讨厌。从她身后，钻出来一个女孩，年纪和我相仿，五官精致漂亮，像个洋娃娃，但却穿着不合身、灰扑扑的旧衣裳，仿佛一具原本精美的瓷器，却无端蒙上一层薄薄的灰，遮住了应有的光彩。她看着我说：“我是林巧巧，你是谁？从哪里来的？乡下吗？你的衣服真漂亮，米老鼠也漂亮。”

我只是说：“我叫蓝蓝。”

女孩侧身看着红衣服婆婆，问：“奶奶，为什么乡下的小孩都有漂亮的衣服和米老鼠，而我没有？”

红衣服婆婆的回答让我很气愤，她说：“傻巧巧呀，那就是你的呀，是她抢去了。等你长大了，就要去抢回来呀！”

我只能大声分辩：“不是的，这是我妈妈买给我的！”

红衣服婆婆轻蔑地一笑：“你妈妈？傻孩子，从现在起，你没有妈妈了，你的妈妈不要你了，把你丢在了槐树街。造孽哟。”

小姜冲过去，对红衣服婆婆大声说：“我妹妹有妈妈！她的

妈妈刚刚走！”

红衣服婆婆笑得诡异，说：“妹妹，叫得真亲啊……”

奶奶蹲下身抱住我，快步往家里走。她说：“不要理她，她是骗你的，你妈妈不是跟你说好了嘛，开学就来接你回去。”

妈妈真的会不要我吗？

我不相信，却又害怕是真的。

于是我哭了。

回到家，奶奶去煤球炉上熬汤，把我放在椅子上。她一边熬汤一边唱歌，我就算哭得很认真，还是听得出来，她唱的是，小白菜呀，叶叶儿黄啊，两三岁呀，没有娘呀……坦白地讲，她的声音一点也不动听，还很混浊，我尚不能理解她唱的意思，但却感觉得出来，歌声里透着一股悲伤。

小姜一直跟在我们身边，现在，他看着我哭泣的脸，一脸充满求知欲的神情。他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跑进一扇侧门，侧门那头是一个门面，玻璃柜台里放着看起来很好吃的烤饼。他拿过一个递给我，说：“蓝蓝不要哭，哥哥请你吃烤饼。”

烤饼如我的手掌一般大小，有眼睛，有鼻子，是一张娃娃笑脸。烤饼有奇异滋味，微甜，淡香，皮酥，馅软。心里的失落难过瞬间被一种新的感动替代，原来世上还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啊。

客厅旁边就是店面，店外挂着一块鲜艳的牌匾，上面写着我不认识的字，后来我知道，那上面写的是：姜饼娃娃。之所以叫姜饼娃娃，是因为奶奶夫家姓姜，烤饼又都是微笑娃娃模样的缘故。

我渐渐知道，姜饼娃娃有各种颜色和口味，据说，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神秘的力量。苹果姜饼能让人开心，薰衣草姜饼能

治疗失眠，菊花姜饼能让眼睛明亮，蔷薇姜饼能让女孩变漂亮，得到幸福的爱情。

小小年纪的我，自然不会被失眠困扰，我只想要漂亮，要童话里王子公主一样幸福的爱情。

所以我爱上了蔷薇姜饼，爱上后院满架的蔷薇。

我根本没有想到，我的命运，将会与它们连在一起，在我无法预知的成长过程里，它那可爱香甜的滋味，将会让我的人生，掀起惊涛骇浪。

当我哭时，奶奶说，蓝蓝吃了蔷薇姜饼就不哭了。

当我肚子痛时，奶奶说，蓝蓝吃了蔷薇姜饼肚子就不痛了。

当我想妈妈时，奶奶说，蓝蓝吃了蔷薇姜饼就不想了。

当我生气时，奶奶说，姜饼娃娃可从不生气呢，你看它一直都笑嘻嘻的，来，吃一个。

每一次，都很灵验。

我从不叫小姜哥哥，我总是直呼其名，姜小姜，姜小姜。他也总是直呼我，蓝蓝，蓝蓝。

槐树街与我们同龄的孩子很少。在我没有来之前，小姜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林巧巧。我猜，他们一定常常黏在一起，捉迷藏，赛跑，分享零食，看动画片。也许他们就是书里说的感情，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所以，当我跟在小姜旁边，在槐树街上奔跑时，总有大妈大婶拿小姜开玩笑，她们说，小姜，怎么没看见林巧巧呢，她不是你的小媳妇吗？你有了妹妹就忘了媳妇，真是没良心的娃娃啊。

她们又说，哦，你现在要讨蓝蓝做媳妇了是不是？你奶奶

给你把媳妇都养在家里了呀，你娃儿真有福气哟。

她们是善意的。

小姜是不在意的。

只有我，心里涌起怪怪的滋味。

其实小姜并没有因为我就冷落了林巧巧，他还曾试图让我和林巧巧也变成好朋友。可人与人之间，天生便有气场，或者说缘分，就像我与小姜初次见面，就觉得异常亲切，而林巧巧看我的眼神里，都是敌意和不屑。

我猜测，她大约觉得我幼稚、笨拙、老实、好欺负，又深恨我与她分享着小姜的情谊。

而我，对她保持着警惕以及讨厌。

我们的每一次近距离接触，都是战争。

这天黄昏，我怀疑我真被母亲遗弃了，便坐在门口哭泣。小姜抱着足球从夕阳里走来，用一种大人的口吻说：“你别难过，我也没有妈妈。”

我好奇地问：“你的妈妈呢？”

他说：“她死了。奶奶说人死了就是去了天上了，我在地上走，她就在天上飞。”

我往天上看，只看见几片绯红的云朵。于是我纠正他：“那里没有你妈妈！人死了就是埋在土里了，她永远也看不到你了，你也看不到她了！”

小姜转过头，看着我，问：“真的吗？”

我点点头：“真的，我爷爷死了就埋在土里了。”

小姜的眼睛顿时涌起泪，但是他没让泪水掉下来，他仰起头，望着天空，说：“我才不相信！我的妈妈在天上！她变成仙女了！”

这时，那个穿着灰扑扑的旧衣裳的林巧巧走了过来。她迈着很骄傲的步子，站在我们面前，认真地说：“白痴！难道你们不看中央电视台吗？不看科普教育吗？人死了就是死了，就是消失了，只会变成骨灰！根本不会变成什么仙女，还上天呢。幼稚！”

我对她这一番话简直佩服得不得了，她比她的实际年龄成熟许多。

她叹口气，踢着小石子。我注意到，她的十个脚指甲，都涂成鲜艳的红色。她又说：“你们没妈的孩子比我有妈的还强呢。像我奶奶说的，我妈妈还不如死了的好，不养老也不养小，一点责任心也没有。”

旁边几个大人听了她这一番话，都哈哈笑起来。说，这丫头，嘴巴比刀子还利！长大了不得了！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有道理。

我始终不敢去相信，我真的会变成没妈的孩子，我始终以为，槐树街，姜饼店，小姜，林巧巧，以及周围怪异的眼神，莫名的议论，我所在这里感受到的一切，都只是如梦幻般短暂的时光，很快就会过去。

八月底。奶奶说，小姜该上二年级了，我也该上一年级了。我牢记母亲的承诺，开学了，就来接我。我每天坐在街头的石凳上，在晨光中盼望，在夕阳里失望。

母亲一直没有来。

却等来一场大暴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街道都变成了小溪流。大人们说，城外的河水也涨翻了天，公路都被冲垮了。我想，母亲一定来了，她坐的汽车却因为道路被冲垮而进不了

城了！她肯定还在城外的汽车上，我要去找她。

暴雨暂停的午后，我对小姜说，我要去找妈妈！小姜一丝犹豫都没有，他从沙发上弹起来，说，我陪你！

我们一人拿一根树枝，卷起裤管穿过积水的街道，穿过中心大街，上了环城路，一直往城外走去。走了好久，才看到混浊的大河，汹涌地扑面而来。

大树横在路边，泥土和石头浸泡在水里。大卡车在拖走大树，运走泥土，身穿雨衣的工人不停忙碌。一个大叔告诉我，没有车堵在路上，也没有车翻到河里，交通中断，客车司机都回家看电视了。

我既安心，又失望，我一言不发。小姜拉着我，往回走。雨又开始下，我们的衣服全都湿透，冰冷又沉重。

我们躲在街边的屋檐下避雨，把衣服脱下来，拧干，又穿上，我们都冷得瑟瑟发抖，像一片秋风里的落叶。小姜伸手，捋我的头发，用无比郑重的语气，说：“蓝蓝，你妈妈真的不会来了。你长大了就嫁给我吧，我来照顾你，会一辈子对你好。”

这是他第二次说。

与初次见面时的玩笑随意不同，这次说得铿锵有力，铮铮作响，近乎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承诺。

我沉默不语，却耿耿地记在了心里。

因为淋雨，我发了一场高烧，做了无数场噩梦。

我终于不得不接受了一个现实：我被亲生母亲遗弃了。

我愤怒，悲伤，哭泣，恐惧，心生恨意，可继续生活下去的愿望，却比一切情绪都凶猛有力。

仿佛一夜之间，我已长大成人。

从此，我变成了姜蓝蓝。至于在姜蓝蓝以前，我姓什么，我居然忘记了。

我不再撒娇，不再抱布娃娃，不再向往蕾丝边裙子，我甚至不再对任何人明确说出我的需要和心愿。哪怕是奶奶，小姜，哪怕他们对我的疼爱，那么真诚热烈。

我隐忍地、努力地、低调地生活着，像冬天里的一朵蔷薇，悄悄地默默地，酝酿着自己的花苞。

也许我运气好，也许是奶奶心地好，她视我如亲生孙女，对我的宠爱甚至多过小姜。她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和文具，给我自由支配的零花钱，用物质为我营造一种优越感。学习也难不倒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被母亲遗弃的，很自然地，我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为了挽回一点尊严，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总是考第一。在童年时期，考第一的人，总能赢得同学的尊重和拥戴。

林巧巧的情形，恰恰跟我相反，对比鲜明。她的衣裳一直那么灰扑扑，文具盒不漂亮，书包的样式也老土。

老师也不喜欢林巧巧。她成绩不好，她吝啬的奶奶也从不给老师送红包。尽管她把头发弄卷，还涂着指甲油，一副骄傲模样。可同学还是骂她——你有什么可得意的？你妈是婊子！你爸是酒鬼！

每每此时，她装出来的骄傲，便像一束火焰，被冷水浇灭。

很少见过她父母来看她，她一直和奶奶住。从大人的言谈里知道，她父母常常打架吵架，从街头闹到街尾，不管白天还是深夜，小小的林巧巧就跟在后面边喊边哭。但这几年不闹了，他们分居了，各自生活了。

连她奶奶都不太喜欢她，会在街上骂她，你这个小祸害，

你怎么不去死啊！

我们走一样的路线上学放学，路上的大婶总会毫无顾忌地说，看哪，林巧巧弄得跟叫花子似的，姜蓝蓝多漂亮。

林巧巧不屑，她说，姜蓝蓝的好东西，都是抢的我的！总有一天我会抢回来，让她变成叫花子！

大婶问她，谁这样告诉你的呀？

她理直气壮地说，我奶奶！

怨恨的诞生，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事的怨恨，那件事具有伤害性，比如移情别恋，比如父母之仇；另一种，是对人的怨恨，这种怨恨，多产生在两个矛盾对立的阶级之间，也会产生在具体的人与人之间，后者概率较小。很不幸，我是小概率的中奖者。哪怕我什么都没有做，但我这个人真实存在了，存在于林巧巧的世界里，就已经对她构成了打击与威胁。

孩童的怨恨是理直气壮，毫不遮掩的。她大胆地在一篇《我最怨恨的人》的文章中写道——我最怨恨的人，是姜蓝蓝。她是槐树街唯一的一个，与我年龄一样大的女孩。她拥有一切我热切盼望却又得不到的东西。我羡慕，又嫉妒。在她没有来槐树街之前，小姜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钓虾，打仗，玩游戏，我们从生下来就天天在一起。但现在，小姜的情谊，却要分一半给她。明明是我的东西，为什么被她抢走？我恨她，总有一天，我要消灭她。

学习委员私下里把林巧巧的作文本给我看了。

我看了这篇作文，却并没有学习委员期待的愤怒和激动。

我镇静得与我当时9岁的年龄不相符。我只想好好过我的生活，长大后考上大学，完全独立，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

命运掌控。我只是肆意而谨慎地朝天空伸展我的枝丫，根本无暇顾及她这莫名其妙的怨恨。

我甚至如释重负地想，原来，自我来到槐树街，这3年来，我从林巧巧那里感受到的敌意是真的，我猜测的那些也许，也是真的。这就好办多了，既然确定了我的身份是她的敌人，我就再不会去主动去找她了。

可她却忍不住要来挑战我。

9岁那年的冬天，槐树街下了一场大雪。

街后面那片待开发的旷野，白雪将衰草覆盖，茫茫一片。旷野里有一个拆迁时挖出来的大坑，装满了水，水面一层薄薄的冰。我和小姜拎着小桶小铲去弄冰块。林巧巧也幽灵似的，跟在身后。

到了大水坑旁边，她问小姜：“在你心里，是我更亲，还是姜蓝蓝更亲？”

这成熟的问题让稚嫩的小姜很为难，他想了很久，才说：“蓝蓝是我的妹妹，你是我的朋友，一样的亲。”

这样的回答让我们两个都不满意。

林巧巧换了个问法：“如果我和姜蓝蓝同时掉进水里，你先救哪一个？”

小姜反问：“为什么你们要掉进水里？水里这么冷。”

她还是坚持：“我是说如果，如果呢？”

小姜说：“那就先救蓝蓝，不然回去奶奶肯定会打我，说我没带好妹妹。”

她说：“那好，你救她吧。”说着她把我猛地一推，我一头倒栽，跌进了刺骨的冰水里。

这件事，我没有向奶奶哭诉，也没跟老师告状，我甚至都

没有去找林巧巧讨个说法，或者纠集男生打她一顿，尽管我可以那么做。

我什么都没有做，没有说，我只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我现在不还击，并不代表我不懂得还击。

小姜说过，他有个哥哥。奶奶也说过，那个叫大姜的哥哥，比我大3岁，他生活在一个遥远的大城市。他跟小姜同父异母。他跟着母亲生活，过两三年才回来看望奶奶一次。

大姜回来那天，是我被林巧巧推进水坑的第三天。

他被奶奶从车站接回来，穿着银色羽绒服，长长的眼睫毛落在脸上的影子，仿佛一片小小林荫。他脸也那么干净，仿佛初开的昙花，洁白，细腻。

他还拎着一个大大的绷着绿色帆布的夹子，后来我知道那是画夹。

大姜一个人住一个房间，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开门正对着一株腊梅，圆圆的花苞缀满枝头，暗香浮动。他的画夹就支在走廊里，他坐在画夹前涂涂抹抹。他垂着头，长长的睫毛潮湿卷翘，根根分明，很像王子。

他与小姜截然不同，实际上，他与我见过的所有男孩相比，都是与众不同、卓然超凡的。我不由得心生好奇。

我问他：“你画的是什么？”

他说：“秘密。”

我追问：“那你的秘密是什么？”

他淡淡一笑：“秘密是什么？秘密当然就是不能告诉别人的啊，除非是你最亲密的人，但有时就连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你的秘密。”